

家明与玫瑰

「喜欢早上游泳？」我问。
「是的，虽然黄昏的太阳也温和，但是看着夕阳西下，
非常害怕，我情愿在中午弃太阳而去，
也不愿意让太阳弃我而去——人的心理。」

亦舒
著



家園的記憶

李國新

李國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1999年8月14日

家明与玫瑰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4-829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明与玫瑰 /（加）亦舒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ISBN 978-7-5060-7939-6

I. ①家… II. ①亦…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8353号

家明与玫瑰

(JIAMING YU MEIGUI)

（加）亦 舒 著

责任编辑：王 欣 郭淑敏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6.75

字 数：178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939-6

定 价：25.00 元

发行电话：（010）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64258127

目录

病人 ...	001
旅程 ...	017
误车 ...	033
顺风 ...	049
家明与玫瑰 ...	065
含笑 ...	081
别人的故事 ...	097
楼上楼下 ...	112
模特儿 ...	128
重逢 ...	144
母女 ...	161
缘 ...	176
离婚 ...	192

病人

我每星期放了学都到医院去看他。

这个星期三是非常冷的，因为天晴，所以没有下雪，可是草上都是雪白的地霜，脚踩在草上，草很脆地断下来，断下来，我一路上摧残着草地。路边的脏水都结成了冰，水是脏，冰却雪白透明，走过的时候，“咔嚓咔嚓”，像是踏破了薄玻璃。我穿得很暖，一件长大衣到足踝间，镶着皮草，连帽子，又加长羊毛巾，一身上下就只有一张脸露在空气外，可是鼻子失去了感觉。一路穿过公园慢慢地走，要四十五分钟呢。

每个星期三，因为下午不必上课，我总是去医院看他的。其实我并不认识他，在圣诞节的时候，放假，我闲着没事做，故此学校的福利官介绍我到医院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医院做的。

护士长叫我陪病人说话，他们寂寞，他们需要有人说几句话解解闷。她说：“在这间病房里，一共有六个病人，都是不治之症，迟早的问题了。你如果可以使他们开心一点，即使是高兴那么一阵子，上帝也是很感激的。”



我当时汗毛站立，几乎要拔脚而逃，可是还是镇静下来了，那间房间并不大，躺着六个病人，都很健康的样子，老实说，比我还健康呢，并不见得有什么病容，而且都向我微笑，他们也有亲戚朋友坐在一角陪他们。医院里很暖和，他们穿着轻便的衣服。

护士长跟我说：“你就在这里好了，汤姆的手不大好，你可以帮他写写信，”她拉我过去，“汤姆，看这位漂亮的中国姑娘。”

汤姆抬起头来。他是一个年轻人，约莫二十一二岁的样子，一个非常温和的微笑，他躺在床上，伸出了他的手，我跟他握了一握。

“我来看你的。”我说。

“谢谢你，”他脸上一个平和的微笑，“吃苹果吗？”他问。

我老实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不怕传染，不怕死人，不怕黑，不怕鬼。一个人，时辰到了，就是到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问护士长：“他自己知道吗？”

护士长反问：“知道什么？”

“知道他自己不长久了。”

“当然知道，随时的事，大约在这一两个月内，”她若无其事地说，“你陪陪他吧，他没有亲戚朋友在此。”

所以过了圣诞，我继续去看他。

我们共度了一个快乐的圣诞，我买了一瓶契安蒂白酒，偷偷地拿进医院，与他一起喝，送着芝士。我想，反正要死的人了，还这么小心干什么？

他是一个愉快的人，很有幽默感，绝口不提他的病症，他请我写了

圣诞卡，寄了出去，然后等着回应，可是他一张也没有收到。我买了一张给他，他还是很高兴的。

我们说很多话，我告诉他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寂寞的人，很乐意星期三下午有一个人伴我说话、聊聊天。他是一个可靠的人，至少他是不会失约的，不是吗？

今天我又来了，我推开医院的门，到了他的病房，看见他在教一个小孩子折纸，老实说，经过这些日子，我很怀疑他的病况，我觉得他是不会死的。

将死的病人我在电影里看到过，哪有他这么开心的，无忧无虑的，既不诉怨，也不害怕。

我走过去：“嗨，汤姆。”

他微笑：“你怎么又来了？当心你的功课呢。过一阵子你考试不及格，别又赖了我，叫你校长来找我算账。”

“我自己要来的，今天没有什么功课，”我说，“你好吗？”

“好。”他答。

“你的右手怎么样？”我问。

“不大方便了，很硬，我要请你替我写一封信。”他说。

“手不灵，很不方便吧？”我问。

“没什么，像刚才我教那孩子折纸，只是口述罢了：往左边折，往右边折……”他笑了，“又可以叫你写信，懒得动手，吃饭又有护士喂我。”

“这手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麻痹了，神经不流通。”他说。

我把他的笔纸拿出来，准备好了。



“写什么？”我问。

他开始口述：“亲爱的……”

我取笑他：“你还有女朋友呀！从来不告诉我呢。”

他低头，脸红了。他是一个很温柔的男孩子，即使当过兵，还是一个温柔的男孩子。

“请继续。”我说。

“亲爱的，今天我问医生：我的手需不需要物理治疗，医生但笑不语，叫我休息，我明白我大去之日已不远矣。癌症真是可怕，外表看来没有异样，但里面大概已腐烂了吧。我自己已不能执笔，但是上帝差下天使一名，代我写信，她中文与英文一样流利，在我所余的日子里，能得到这样的安慰，十分满足……”

我放下了笔，看着他，我说：“你不会死的，一定是你什么地方得罪了护士小姐吧，她们吓唬你的，你怎么能够死呢？看你那样子！”我摊开了手，指着他。

他微笑，说下去：“待我死了以后，希望你记得我，亲爱的，我一无所有，但是我给你我的爱，因为你把爱给我，愿你把爱再传给别人。你的汤姆，祝你永远幸福。”

我写完了，吐吐舌头：“真肉麻。”我把信放进信封里。

“姓名地址呢？”

他笑说：“给我，我自己写。”

“真鬼祟。”我也笑。

“外头冷吗？”他问。

“很冷。”我答。

他往窗口外看了看：“可是没下雪呢。”

“不用下雪也冷，是个晴天，”我说，“今天早晨上课，走过公园，什么都没有，只有雾，路边看不见，我一直走，仿佛像走到永恒里去，有太阳，很红，很远，像一盏灯，在这种天气里，上帝仿佛是很近的。”

汤姆微笑：“听你说话，真好，你怎么会把景色形容得这么贴切传神呢？我多日没有出外走一走了。”

“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我问，“我可以去问护士长。”

“不，”他摇摇头，“我需要人扶……”

“别笨了，你扶我吧，你在房间走来走去，又何尝有人扶过你，我明天跟你出去公园走走。”

他仍是微笑：“你相信上帝吗？”

“当然我相信！”我说，“我的天，我普天下只相信两样：上帝与钱，不骗你。”我压低了声音，然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运气真好，我也不禁相信上帝了，你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他说。

“我是老魔鬼。”我装个样子吓他。

“明天你要上学的呢。”他说。

“没有关系，”我温和地说，“天天可以去上学。”

“怎么可以叫你为我牺牲这么多。”他不好意思地说。

“汤姆，你放心，好不好？”我说，“我现在要走了，一会儿公园关了门，不好走。”

“再见。”他说。

我握着他的手：“你感觉到吗？”

他点点头：“你的手很温暖。”



我站起来，走出病房。

护士长迎面而来，我站定了。

“你又来看汤姆？”她问，“真亏得你了，他每到星期三就开始心急，担心你不来呢，可怜的孩子，一个亲人也没有，命也不长久了。”

“他……差不多了吧？”我问。

“你看得出来？”

“他的脸——有点浮肿，呼吸的时候，有种难闻的味道，不是口气坏，而是……仿佛是一种腐烂细胞的味道。”

“真的，不过是这几日的事了，只有你来的时候，他是健康的，恐怕是支撑着，现在医生又去跟他注射止痛剂了。”她说。

“他可不可以……到公园去走一下？”

护士长惊异地看我一下：“他？他在床上已经躺了三个月了，走？他怎么可以？”

“他反正要死了，”我说，“请医生准我推轮椅让他出去看看太阳与草地。”

“真是小孩子！怎么可以呢！”她拍着我的肩膀。

“我明天来，你跟医生说一说。”我重复着。

她终于点了头。

第二天的功课原是很重的，可是我还是到医院去了。功课每个星期都有的，他……很难说。

是什么令我每星期来看他呢？是基于一种好奇？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将死的人？还是经过了这些日子，我跟他熟了，什么都跟他说——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我的快乐、我的怨伤、我的希望。他从不厌倦我的埋怨、我的闲话，有时我絮絮地说着，他只是微笑，有时我

觉得生病的是我，不是他。我每来一次，诉说了我的心事，走出医院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呵，我们的命运。

他只是个年轻男孩子，因为病的缘故，使他变得忍耐而温柔，他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命运，绝口不提他的病，他努力地忘记将来，却没有挣扎，他的病是没有挣扎余地的。

我到了医院，到了他的病房，看到了他的床前放着一张轮椅，护士正在帮他穿上厚衣服，他见到我，笑了。我也向他笑。护士默默地帮他穿上大衣，他的手很僵硬，我只好过去，帮他套进袖子，扣上纽扣。他缓缓地站起来，是那么的瘦，过分宽大的裤子荡来荡去，以前，以前他是健壮的吧？

他坐在轮椅上，护士低声说：“只是在公园里，十五分钟。”我点点头。

我把轮椅推了出去。

“你够暖吗？”我问。

“够的，谢谢，空气很好。”他说。

我没有听护士的话，我把他推到附近的住宅区，有孩子在玩耍，有主妇在说话，我把他的轮椅固定了，我坐在他身边，在街沿上。

一只七彩的皮球滚过来，我接在手里，把它还给一个在笑的孩子。

汤姆在微笑，我把他的围巾拉紧一点，握住他的手。

一个冰淇淋车过来了，孩子叫着拥过去，冰淇淋车子的音乐响着，琐碎的，清脆的，诉说着童年的故事，真是最凄凉的音乐。我的童年已经没有了，汤姆的生命也将近尾声了，我握着他的手，呆呆地听了很久，忽然想起可以买冰淇淋吃，我问汤姆要吃什么。

他想了很久：“一个草莓吧。”



“你好好坐着。”我说。

我走过去买了两个草莓冰淇淋，递一个给他。

他微笑：“真的，怎么好意思呢？”

我们慢慢地吃了起来。

这样好的天气，这么可爱的世界，这么多可以做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活到八十岁，可是他的生命将要逝去了。

我看着他黄色的卷发，他淡灰色的眼睛还是有神的。

我说：“我们回去了，好不好？护士们会生气的。”

我站起来，推动了他的轮椅，一只长尾巴的鸟飞过晴空，清脆地叫了一声，远远飞过教堂的尖顶去了。

我说：“举头闻鹊喜。”

“什么？”汤姆侧头问。

“没有什么，”我说，“那冰淇淋不大好吗？”

“不，好极了，有点冷，我牙齿发酸了。”

我笑。

他说：“这里美极了，可以停一下吗？我想在石阶上坐一下。”

我说：“当然。”

我怎么可能拒绝他呢！

我缓缓扶他出轮椅，他整个人靠在我身上，可是没有一点儿重量，像一个纸扎的人儿，咱们在七月七烧给冥界的那种，我扶着他坐下了。这个人在没有生病之前，是怎么样的呢？一定是个愉快的人，像一切年轻的英国男人，来不及的喝啤酒，来不及的追女人。然而他现在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

他的病比我想象中的重得多了。躺在床上，躺在医院里，是没有人

发觉的，一旦走进现实的世界来，他活脱脱就是一个病人。

他忽然开口了：“有时候我想：能够活久一点，多么好呢，我死了以后，花开花谢，一切跟我都没关系了，世界上谁记得我呢。”

我十分吃惊，他一向不说这些丧气的话，忽然听见了，有一种异样的恐怖感。

我说：“我们总是要死的，我们上午不知道下午的事，我们总是要死的，你很勇敢，汤姆，可是大家不过都几十年的事儿，然后，”我微笑，“鸟鸣花语，一切皆空。”

“我只希望多活几日。”他还是微笑着。

“没有关系，”我说，“汤姆，我总有一日会再见你，你或者还能把我认出来，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更好的地方，然后我可以把我的烦恼，把我的喜乐告诉你，没有关系，我们总要见面的。”

他看着我：“你那时候是个白发老太太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我笑，“汤姆，我们总算活了一场，见过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新的事呢，爱的故事也是相似的，恨的故事也是相似的，没有什么好看呢。也许到那一日，我们见了面，少不免大笑一场——竟苦苦地活了这么些年。”

“那是禅吗？”他抬头问我，脸色是凄苦的。

“不，那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柔声说。

“我有点痛，我们回去吧。”他说。

我扶他上轮椅，扶他坐好，他痛得脸色发白，汗洋洋而下。我连忙推着他回医院，走得很急促，他不说什么，但我知道他是在极度的痛苦中。

到了医院，护士匆匆忙忙把他抬上床，看了我一眼：“你们去了太



久。”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汤姆，他浑身都湿了，那病人的气味随着冷汗散发出来，他也看着我，他伸出了他的手，我握着他的手。医生替他注射，护士打理着他的衣服。

汤姆出了一身汗之后，脸上是灰白色的。

我没说什么，我离开了病房。

医生问我：“你是他朋友吗？”

我摇摇头：“我只是来跟病人说说话，做点福利工作，我不知道是如何认得他的，我每星期三来看他。”

“你对他很好。”

“他提醒我，我们都是人，”我说，“我们都会死。”

“……也有医得好的例子，他长在肠子上，切开来一看，根本没有法子割除，只好又缝合，满满的都是癌，”医生说，“很可怜。”

“每天总有很多人死吧？”

“很多。”

“你难过吗？”我问医生。

“当然难过，渐渐也惯了。正像你说，人总要死的。护士都说，你令他很开心，你说许多故事给他听，希望你可以继续这种工作，小姐，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抬头看医生。

他向我点点头，离开了。

汤姆没有亲人，他死了以后，医院会料理他的后事。

我回了家。

我没有做噩梦，我是逐渐看着他枯下来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他，汤姆仍然是好好的。大概医生们是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的吧。医生们说他是随时要去的人了，随时要去的，那是几时呢？

他睡在床上，跟我说了很多话。

他说：“我没有生病之前，你知道，并不是一个好学生，进了大学只一年，就离开了，进了军队。放假，大家出去酒吧喝酒，找女孩子。我喜欢皮肤黑一点的、头发很浓的那种南欧女子。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却是金发的，后来也分开了。我决定迟婚，除非是遇到真正理想的对象，那另做别论，一肚皮的计划……”他喘着气。

我在一旁听着。

“父母是早没了，离婚之后，两个人分头走开，到现在影踪全无，祖母也死了。如果活过三月，我就二十三岁了，”他说，“现在才一月吧？”

“明天就二月了。”

“啊，”他说，“如果活到三月，你能来庆祝我的生日吗？”

在隔壁，护士把一张白被单拉上一个病人的头，我只装作看不见。

“我的要求是越来越不合理了。”他说。

“不，你生日那天，我一定来，是三月二十号，是不是？春天马上就要到的时候了，你要什么，我送来。”

他微笑：“我要鲜花，紫色与黄色的菊花，一瓶契安蒂酒，最好有中国菜。”

“那还不容易，太简单了，我一定替你办到，”我笑道，“你放心吧。”

“好的，谢谢你，真谢谢你。”他挣扎着来握我的手。护士给了我



一个眼色，我放下他的手。

我跟护士走出去。

护士跟我说：“我们很感谢你，但是你不便再来了，他……不过是这一两日的事了，而且恐怕那种气味对你身体也不好。”

我把宿舍的电话给护士：“如果有事，请叫我来。”

“你太慈善了。”

“并不，并不是为了……为了这个原因。”

“他看上去是这么可怕，”护士说，“你不觉得吗？要真是瘦得陷下去，不过是像骷髅，可是他又肿又难受，真可怜，竟拖了三个月。你是他唯一的探访人。”

“我要走了，公园的门关了以后，我要走一条长路。”

“是的，”护士说，“你走吧，你已尽了你的力量，我们也尽了我们的力量，然而我们敌不过上帝。”

“再见。”我说。

第二天我又去了。只远远地看他一眼，他睡死了，没有把我认出来，他们要把他搬到另外一间房去。

我功课忙，而且医生不大要我接近他，于是便没有再去。

有一夜做梦，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外国男孩子，穿一件T恤，一条布裤，提一只帆布袋，头发又短又干净，他进门上来，叫着我的名字。

我说：“我不认得你，你为什么叫我？”

“你怎么不认得我？我是汤姆。”

“汤姆？”我说，“不，我不认得你。”

“但是你每次来医院看我……”

我很吃惊：“你是……是那个汤姆吗？”